

了。書名和著者姓名是不一样的。从这方面看来，仅仅从姓名上着眼而来編制“查号法”著者号码表，企图对某些所謂“大姓”多給一些号码以縮短其位数，这样做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总的說来，“查号法”的著者号码可能要短些，但这只是在固定号码用两位数字做基数时（連一位字母是三位）在某些有限的地方是如此。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圖書館代表在會議上报告自編的“拼号法”著者号码表的使用情况，附加号使用率并不高。事实說明，著者号码比較短的也不很多。要是用三位数字做基础，那就可能不是比較短，而是有很多地方是比較长了。

（三）

使用“查号法”，其工作程序是从汉字得出拼音，按拼音到号码表上查号，再到目录里去查重号，然后确定著者号。使用“拼号法”，其工作程序是从汉字得出拼音，按拼音就直接組織号码，到目录里查过重号后，就可以定号，前者多一个查表手續，后者可能重号多一些，区别就在这一点。究竟哪一个办法簡便而合理些呢？这当然还要看“拼号法”著者表的組織法，以及“查号法”所用数字位数和号码分配来决定。

一个圖書館一旦用上“查号法”的著者号码表，在編目工作上就始終离不开它。检查工作时也得查

对这一号码表，否則就发现不了錯誤。有时明明錯誤，也非根据号码表不能作更正。这是一个严重的羈絆。使用“拼号法”情况便完全相反，简单的条規或表格，便于記憶，人人可以随时把号码組織出来。工作、检查都很方便，一发现錯誤立即可以得到糾正。

圖書館工作是須要館內工作人員和讀者互相合作的，因此圖書館所使用的著者号码表也要求双方都了解。在这一点上，“拼号法”是比“查号法”更能為讀者所了解的。尤其对于开架圖書，这一点更为重要。

（四）

上面只是对两种編表方法作了一般的比較，这里并不代表着某一方案。各个方案，可能都有优缺点。个别缺点是完全可以逐步改进的。为了編訂出一种好的切合实用的著者号码表，我認为最好的办法是經過反复的實驗。在實驗过程中，可以发现許多一时还没想到的問題，这就更加有助于我們对于問題的討論。因此，我建議有关方面大家組織起来，对这两种編表方法进行反复的實驗，把實驗的結果，提供大家研究討論。討論与實驗結合进行，将来拟訂出来的新方案就会有足够的实践依据，收获也一定更加圓滿。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客觀数据是不够的。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館藏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簡目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初稿） 乔凤編，1960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打字稿本，3面。拼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沈阳市圖書館編，1959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5面。拼号法。

三位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大連工学院圖書館編印，1959年，油印本，340面。查号法。

中文圖書拼音排列表 汪家熔編，1959年，手稿。查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蔣奎全編，載“中国科学院圖書館通訊”1959年第7期，三面。拼号法。

拼音著者號碼編制法 广东省新会县景堂圖書館編印，1959年，7面。拼号法。

拼音著者表 厦門市圖書館編印，1959年，油印本，26面。拼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袁湧进、周树基同編，1959年，油印本，90面。查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武汉大学圖書館編，1959年，手稿本。查号法。

中外文著者號碼表（初稿） 赵頌尧編，1959年，湖南师范学院，油印本，15面。拼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初稿 刘德人編，1958年，北京矿业学院圖書館，油印本，89面。查号法。

中文著者拼音號碼表（初稿） 吉林大学圖書館編印，1958年，油印本，50面。拼号法。

汉字拼音圖書著者號碼表及使用法 高敏学編，載“中国科学院圖書館通訊”1958年第6期，6面。拼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西北农学院圖書館編，1958年，油印本，25面。查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編制法 中国医学科学院圖書館編印，1958年，4面。拼号法。

漢語拼音著者號碼表 杜定友編，載“拼音”月刊，1957年第3期，2面。拼号法。

北京圖書館科学方法研究部圖書館学資料室編